



• HANS CHRISTIAN ANDERSEN AWARD •

第1章

奶奶

在伊丽莎白·本尼迪克特出生六个月以后，她的奶奶珂拉·露丝·本尼迪克特把家搬到了缅甸州。

十一年后的今天，伊丽莎白准备去她从未去过的佩诺布斯科特湾，与奶奶共度八月的时光，住在一间既没有电也没有自来水的小屋里。

“那儿有啥可做的？我要去干吗？”伊丽莎白问她的父亲查理。

“很多事情可以做啊，可以去游泳——”

“游泳！我可知道在缅因州游泳是什么滋味。你刚把脚指头伸进水里，整个人就冻成了冰块。”她说。

“海湾里的水会暖和一些的。”

“海湾！”伊丽莎白不屑一顾地喊道。

“我第一次听见有人把‘海湾’说成是骂人的话。”爸爸哈哈大笑起来。

“我们吃什么呢？从地里挖点吃的？”伊丽莎白问道。

爸爸没有理会她话里那种挖苦人的意味。“每周会有一条船，从岸上的莫离镇来岛上一次。它会给你们运来各种食物和信。我们会等着你每周的来信喔。”

“各种食物？无非是玉米罐头……硬邦邦的面包。”伊丽莎白嘟囔。

“女儿，你的态度很不好嘛。你很爱奶奶，不是吗？是什么让你心烦呢？”

伊丽莎白的脸涨得通红，她转过身去。这件

事跟爱无关。旁边的桌子上摆了一本法律期刊，她伸出手去把书翻得哗哗作响。爸爸明知道是什么让她心烦。她不会把自己的感受说出来，因为这只会让爸爸跟她唇枪舌剑一番，就像他在法庭上对着检察官说话一样。

她回头瞥了爸爸一眼。爸爸正瞪着她看。爸爸的表情让伊丽莎白倒吸了一口凉气，他看起来一副迟疑不决的样子，仿佛碰到了个与他的案子不符的证据。



“我要和南茜一起骑单车去新罕布什尔州旅行。”伊丽莎白说，“我计划了好几个月了。”

她把脸转向父亲，心里还残存着一点儿希望，想说服父亲让她的八月按照原计划度过。

“那趟旅行只用花一周的时间。你哪个夏天都可以去。这回你要去奶奶那儿，就这么定了。”爸爸不动声色地说。

“判定有罪。”伊丽莎白小声地说。

爸爸的脸上露出了微笑。她懂得出现在父亲脸上的这种笑容，这种成人式的、大权在握的笑容，代表着父亲的心意已决。

她起身穿过房间，朝书房走去。

“你去哪儿呢？”父亲和蔼地问道。

“为八月的海上生活准备好冬天的衣服。”她尽量用冷冰冰的语气回敬道。

本尼迪克特老太太并不只是嘴上说说的奶奶而已，虽然伊丽莎白有不少朋友的奶奶都属于这种情况。从伊丽莎白能够记事的时候起，父亲和母亲艾米莉亚就常带她去看望奶奶，奶奶也常来看他们。伊丽莎白的学校一放暑假，年轻的本尼迪克特一家就会到海上去，待上一周的时间。他

们住在康登县外一家提供早餐的旅馆里，奶奶在康登县有间小公寓，从公寓里可以俯瞰到下面的街道。奶奶告诉伊丽莎白说，这条街上冬天堆满了积雪，夏天就挤满了游客。

从十年前开始，每到七八月份的时候，奶奶就会租住在岛上的一间小屋里。她说这地方很适合画家。年轻的本尼迪克特一家从未去过那儿。奶奶坚决不让他们去，她说去那儿很不方便，而且那间小屋也肯定不够四个人住。“我们会发疯的！”她这样说道。

“她都这个年纪了，为什么还需要两个住处呢？”伊丽莎白曾听到爸爸这样问妈妈，“从某些方面来说，她就像个小青年一样离谱。”

“她是个画家。”妈妈回答说，“画家嘛，都不会老的，总是跟他们开始画画的时候一样年轻。”

伊丽莎白知道，作为儿媳妇，她妈妈并不是不关心自己的婆婆。但她对伊丽莎白奶奶的感情里头有种犹豫不定的成分，就像谁在开口说话前打了个囁。

伊丽莎白从妈妈的笑声里能听出这种犹豫，

当奶奶说了一些古怪或滑稽的事情时，妈妈总是会迟疑几秒，然后发出这种笑声。她也能从妈妈的姿态里看到这种犹豫：圣诞节的时候，奶奶就会来到他们在波士顿北面的农舍，一手提着她那个旧摩洛哥羊皮箱，一手提着装满礼物的购物袋从前门走进来。妈妈总是要等上好一会儿，才张开双臂去拥抱奶奶，这时刚刚站在她面前的奶奶已经从她身边走过，径直到客厅里去了。然后奶奶嘴里就会冒出一些话，比如“我真高兴你还没有把壁炉堵死”，或者“现在白天越来越短了，我想你还不至于拉上窗帘吧。光线真是朦胧啊，一副神秘莫测的样子。这儿的人下午五点就拉上窗帘了，即便到世界末日那一天他们也会这么做的”。

伊丽莎白看见此时的妈妈努力想挤出一个笑容，嘴角却绷得紧紧的。

这间农舍以前是属于奶奶的，在她迁居去北方前一年，她把房子的所有权转给了伊丽莎白的父亲。在那以前，也就是伊丽莎白还未出生的时候，奶奶、父亲和母亲都住在这里，父亲查理·本尼迪克特正在法学院里修读最后一

年的课程。

父亲说，那时候伊丽莎白的妈妈已经开始在当地的一所公立学校教五年级，能定期拿一笔薪水回家。尽管如此，能够和奶奶一起住还是非常幸运，对他们家的经济状况大有助益。那时候他和妈妈都没什么钱。

伊丽莎白明白奶奶有多惹人恼火，但她知道妈妈其实很欣赏奶奶。她自己也是。尽管奶奶通常不太会注意到伊丽莎白，而且说话有时候会尖酸刻薄。

有一年感恩节，奶奶跟伊丽莎白说，如果她再用“很酷”来形容某个东西，就要以污染语言的罪名逮捕她。

“警察才不会因为这个来逮捕人呢。”伊丽莎白回嘴道。

“我会以公民的名义逮捕你的。”奶奶哈哈大笑。

年轻的本尼迪克特一家和老本尼迪克特奶奶就是这么相处的。奶奶总是冷言冷语地挖苦人，然后露出一个笑脸或者干脆哈哈大笑。但奶奶在身边的日子，总是有着一股别样的活力，一种让

人紧张激动的情绪。即便是伊丽莎白的父亲，这个原来沉默寡言的男人也会变得滔滔不绝，并且和奶奶展开辩论，他认为有些画家应该从奶奶那儿得到更高的评价。他们也会讨论政事，爸爸对现今政府的看法比奶奶悲观，此外他们还会说起其他各种各样的事情，伊丽莎白暗地里把这叫作“老掉牙的对话”。

下雨的日子里，伊丽莎白偶尔会爬上阁楼，奶奶以前住在农舍的时候曾把这里当画室。阁楼里有两个旧皮箱，朝北的大窗户旁立着个破旧不堪的画架，几幅油画倚在没有粉饰的墙边。还



有些铅笔画的草图仍然钉在摇摇欲坠的画板上，其中一幅画的是婴儿时候的小伊丽莎白。有时伊丽莎白觉得画得挺像她自己的，有时又觉得世界上所有的婴儿都有可能长这样。

在这些油画中间有一幅是已经画完的作品，画的是冬天的景色。一道栅栏斜斜地穿越白雪覆盖的收割后的玉米地，两只乌鸦就停靠在栅栏上面。这狭长的雪地广阔无垠，一直伸向远方。伊丽莎白很喜欢这幅油画，她告诉了奶奶自己的想法。

“这跟我冬天往窗外看到的景色一模一样。”她说。

“你只喜欢你能够认出来的景色吗？”奶奶问道。看起来奶奶真的是一脸好奇的模样。

“如果那东西我都认不出来，又怎么会喜欢呢？”伊丽莎白想了一会儿，回答道。

“你为什么非得喜欢它呢？”奶奶问道。

伊丽莎白说不上话来了。

“我的意思是，”奶奶用一种非比寻常的温柔语调说道，“难道你不能只是对某件事物产生兴趣吗？不要管是不是你喜欢的。”

有一年圣诞节，她给伊丽莎白买了一枚小小的珍珠戒指。是她在巴黎一条破落的大街上逛，从某家商店里发现了这枚戒指。

“那种地方，你会觉得说不定明天它就要倒

闭了，就像你在这儿看见的某些小店一样。我看到的这家店，店主在橱窗里摆了一些戒指，一两个浮雕宝石，一条普通至极的金链子，还有我给你买的这枚珍珠戒指。这家店不过一个储藏室那么小，但我走进去以后，却看见墙上挂满了照片，照的是一匹漂亮的栗子色赛马。店主是个男人，他就是这匹马的主人，马儿为他赢了两场比赛。这匹马的名字叫‘宗主’，是男人在这世上的至爱。男人开这家店是为了赚钱养他的马，并不是为了他自己。我跟他说话，得知他是从阿尔及利亚的首都阿尔及尔来的。你那枚小小的戒指跟所有这些事情都有关系呢，伊丽莎白。你知道阿尔及尔在哪里吧？”

“大概知道吧。”伊丽莎白回答。

“‘大概知道’在地理学上可行不通。”奶奶说。于是她很快就从家里搜出一本地图集，把阿尔及尔的具体地理位置指给伊丽莎白看，并且跟她说了一些关于殖民地和革命起义的事情。

对于感兴趣的事情来说，奶奶自己就是一本百科全书。

但奶奶对音乐了解得不多。至于书呢，奶奶

读的都是诗歌，还有就是画家的日记和书信。她告诉伊丽莎白，她明白人们为什么会喜欢读故事，但她自己就不行。她翻几页小说，就会情不自禁地扔下书，跑到窗边或门口往外面看。她看着一只鸟儿展翅飞翔，划过蓝天；她凝视着大树上的枝叶；在康登县的公寓里，她甚至会透过客厅窗户，俯瞰下面某个一边挠屁股一边茫然四顾的路人。

奶奶说，诗歌告诉她的，是“自我内心深处隐秘而真实的一面”，是有关渴望、希冀和悲伤的。在那样的对话中，奶奶的话语和专注的神情会让伊丽莎白感到压抑。那时候她有一种强烈的冲动，一些粗鲁的话几乎要冲口而出。

有一回，奶奶给她读了几封信，是名叫文森特·威廉·梵高的画家写给他的弟弟提奥的。在伊丽莎白听起来，那些信的内容无非就是缺钱和想买颜料。

“你怎么看？”奶奶读完了信，问道，“他甚至都没有提到自己吃不饱，你注意到这点了吗？”

伊丽莎白不知道自己的看法到底是什么。但她心里有一种小小的喜悦油然而生，每当奶奶这

样跟她说话时，她就会感到这种喜悦——奶奶仿佛觉得她理应能有自己的看法似的。

在和奶奶的这些交流中，伊丽莎白觉得奶奶对自己并不怎么关心，她心里有更重要的事情。她从未问过伊丽莎白的作业和分数，也没有问过伊丽莎白长大以后想做什么。伊丽莎白私底下承认，奶奶没有过问这些事情让她着实松了口气。

然而，尽管奶奶这样变化莫测，一点儿也没有大人的腔调，跟她一起有这么多有趣的事情，但伊丽莎白却压根儿也不想和她待上一整个月。

伊丽莎白心里很清楚自己为什么会被送走。这全都是因为弟弟斯蒂芬·林赛·本尼迪克特的缘故。6月19日是斯蒂芬出生一周的日子，现在伊丽莎白的父母总是簇拥在摇篮旁边，仿佛里面供奉着什么圣物。每天夜里，伊丽莎白总是被斯蒂芬小猫一样的哭声不断吵醒，那声音太刺耳了。

爸妈四十多岁了，年纪可不轻。都这把年纪了，这算怎么一回事啊？到这小婴儿像伊丽莎白那么大的时候，他们都要用拐杖了。

“他其实不在我们的计划之中。”妈妈这样对伊丽莎白说，她的脸红扑扑的，挂着微笑。伊

丽莎白耸耸肩。

“但人生就是这样啊。”妈妈一边说，一边把包裹得只露出一张小红脸的斯蒂芬紧抱在胸前。

伊丽莎白第一次跟她的朋友南茜说起妈妈要生小孩的时候，心里觉得非常尴尬。她几乎说不出口。

南茜当时一脸严肃的样子。“还说我们小孩子不负责任呢。”她评论道。

“这真让人恶心。”伊丽莎白喊道，心里却感到一阵内疚。

最糟糕的是，现在斯蒂芬·林赛出生了，就住在这间老农舍里头，这事情伊丽莎白简直无法大声跟人说。她的父母这样渴望跟这小东西一起，迫不及待地就要把她送到外头去。这样爸妈就可以整天宝贝那小东西了，整天爱抚他，娇惯他。他为博取注意力的哭叫声穿透屋子的时候，爸妈就在那里喃喃低语、轻声哼唱，笑得跟傻瓜一样。



· HANS CHRISTIAN ANDERSEN AWARD ·

第2章

海岛

伊丽莎白从波士顿飞往缅因州的班戈市。这是她头一回坐飞机。她坐在一扇有刮痕的小窗户旁，俯瞰着下面的大地。一片片土地排列得相当整齐，像是用尺子画出来似的。“在那上面看下来，会有点立体派画家的风格。”奶奶跟伊丽莎白打过一通电话，说好安排接她的事，“你会看到很

不一样的景色……”

上一年夏天，奶奶在康登县画廊展出了她的画。伊丽莎白对于被介绍成“画家的孙女”这件事不太自在，但除此之外，她是非常开心的。那天奶奶戴着小小的绿松石耳环，穿着衬衣和土色的亚麻长裙，出现在画廊的门口。她看起来相当漂亮。但伊丽莎白并不喜欢奶奶的新作品。奶奶跟她说过，这些新画“有点立体派画家的风格”。

幸好奶奶从来没有让伊丽莎白评价过她的画作。

飞机开始在班戈市下降了，伊丽莎白的心里涌起了一股期待的感觉，她也解释不清在期待什么。她心里还在愤愤不平，刚才在机场入口，妈妈抱着戴了顶太阳帽的斯蒂芬——他看起来就像个奶油卷般滑稽可笑。然后爸妈匆匆道别，把她一个人撇下来。

奶奶就在出口等着，她飞快地抱了一下伊丽莎白，又拉起她的手腕，盯着她看了好一会儿，开口说道：“我们一起去拿你的行李，然后就走吧。”

她们上了车，有些地方沿路就是佩诺布斯科

特河，两个多小时后，她们来到莫离镇上的一片小住宅区里。一扇扇窄窄的木门，就像安静的老年人的面容，俯瞰着佩诺布斯科特湾。

奶奶把她那辆咣当作响、落满灰尘的老车停进了木头搭建的简陋车库里。这辆车将在车库里待上一整个月，车库旁边就是一个敞开的棚屋，里面堆满了抓龙虾的笼子。刚才在车上，奶奶一路上都在说这辆车：它只花了300美金，当地有个叫雷的机械工人爽利地把车修好了，海边带有盐分的空气对车会有影响。伊丽莎白一直都没有说话。

现在，她站在一旁一边等奶奶锁车，一边用力嗅了嗅这里的空气。这里充斥着一股凛冽而新鲜的气味，和往常她习惯的空气很不一样——八月的农舍里飘荡的是潮湿的气息。她忽然渴望跑到外头那广阔的海湾去，它就像一个亮晶晶的蓝色托盘，盛着一块块的陆地。

“我们要打电话给你爸，告诉他你安全到达啦。”奶奶说，“我去商店里再买些东西。”她向一条街指过去，沿街是一个个耸立在高高支架上的飞轮，指向一家挂着“莎蒂食品”招牌的小

商店。“外头就有个公用电话。你要自己打这个电话吗？”

伊丽莎白摇了摇头。她觉得自己沉默得够久了，努力想挤出一丝笑容。奶奶耸了耸肩，沿着那条街走过去，伊丽莎白在棚屋附近的一个木箱子上坐了下来。

她是真的和奶奶一起待在缅因州了。她意识到，直到最后一刻，她还在期待着“缓期执行”，期待爸妈改变心意，即便是爸妈在波士顿和她再说再见的时候。她曾经常常想象着一个场景，想象自己骑着单车穿越新罕布什尔州的一个个村庄，而现在，这辆单车仿佛已经滑开了，在农舍的一角撞得粉碎。然而她心里断断续续地涌起了另一种强烈的感觉，不由她左右的，她竟然觉得要高兴起来了。

奶奶很快就提着一个纸袋子回来了。

“你爸爸让我跟你问好，说惦记着你呢。”她向伊丽莎白汇报，“那就是我们的交通工具。”她挥手往最近的码头指了指，伊丽莎白看见一条摇摇摆摆的小船，小船的一头绑着长长的绳子，系在木桩上。